

中国年度最佳文学作品精选

我为什么没有小蜜

中篇小说

# 我为什么没有小蜜

东 西

# 我为什么没有小蜜

东 西\*

米金德穿着一件白净的短袖衬衣，低头站在普超的办公桌前说，我只不过是伸手在小元的胸前比画了一下，就像这样比画了一下。米金德举起右手，五根葱白儿一样的手指做出一个碗状，倒扣在自己的胸膛就像倒扣在小元的胸膛那样比画了一下，然后偷眼看坐在办公桌后面的普超。普超直着脖子，板着一副冻猪肉一样的脸盯着米金德。米金德感觉到一股冷气迎面扑来，于是迅速地低下头，说她长得挺美，她说我碰了她，我根本就没碰她。你也知道我跟她不是没有开过玩笑，怎么这次就当真了？如果你相信她的鬼话，我可就冤死了。

普超从鼻孔里喷出一声冷笑，拿起一支铅笔敲打着桌上的一大摞文件说，知道这在外国算怎么回事吗？米金德摇摇头说，这能算什么呢？普超说这要是在国外，就是性骚扰，可

---

\* 东西 1966 年出生。曾发表中短篇小说多篇，现为《广西日报》副刊编辑，广东省青年文学院首届合同制作家。

以给你定罪的。米金德抬起那张委屈的脸，可是我并没有碰到她。普超说如果你没碰到她，她怎么会告你？人家还是一个姑娘，如果你没碰她，她会告你吗？她难道就不要名声了吗？米金德说可是……还没等米金德“可是”完，普超就把手上的铅笔重重地摔到桌上说，你就不要可是了，有本事你到外面去找，干吗要调戏自己的同事？米金德急得张大了嘴巴，说我是乌龟王八，如果我调戏她的话。普超的身子往后一靠跷起二郎腿，说你就不要狡辩了，我可不喜欢跟我顶嘴的部下。

米金德的脑袋像是被棍子敲了一下轰轰地响着，甚至还有一点火冒金星。他的双脚不自觉地摇摆起来，声音慢慢地调低。他说你让我不说，我就不说，但是我真的没有碰她。普超被米金德说得有点烦了，搁在扶手上的巴掌一撑忽地站起来，拉开架势准备跟米金德发火。突然，办公室的门被人推开了，普超和米金德同时扭头看着门口，他们看见小元站在那里，像是要把什么事情带进来。米金德对着小元像死鱼那样翻一个白眼，扭头看着普超。普超脸上的怒火在小元的注视下跑得一干二净，甚至还出现了漫无边际的微笑。但是他似乎意识到了米金德的存在，把刚刚露出来的正在向四周扩散的微笑强行地收回去，就像把刚刚借出去的钱收回去那样。

普超对着门外的小元招手说，你来得正好。米金德对普超说，既然小元来了，你是不是可以问问她。我到底碰没碰她的胸口？小元走进来，目光在两个男人的脸上打扫一遍，说你们到底在说什么？普超没有理会小元，提高嗓门对米金德说你碰了。米金德说你能不能让小元自己说？普超说干吗要

她自己说？我说就等于她说。我说你碰了你就碰了。米金德无奈地低下头，站在那里一动不动，普超坐椅子上，说看来你还不太服气，小元你跟他说吧。小元故作惊讶地说，我不知道跟他说什么？普超拉过小元，让她坐到自己的膝盖上，双手把她搂住。小元缩了缩脖子，嘻嘻地笑着。普超把嘴巴凑到小元的耳朵上说，你说，他到底碰没碰你？小元说，碰了。

米金德的脸刷地惨白，脑袋又轰地炸开。他怎么也想不到小元会在大白天里说假话，他更想不到小元竟是普超的小蜜。既然他们是这种关系，那我还有什么话可说？米金德顿时觉得自己的身子像有水拍着浮了起来，就像宇航员那样浮了起来。他一抬脚，身子轻飘飘地转过去。在米金德转过去的一瞬间，普超发现了他脸部的细微变化，那是一种不服气的表情。普超对着米金德的背影，说，米金德，就这么回事，不要想不通。你都看到了，小元是我的朋友，今后你对她不要太过分。米金德不用回头就想象得出普超搂着小元的那副得意嘴脸。他恨透了普超那种居高临下得意洋洋的腔调。他快步朝门口走去，但是就在他快要跨出门口的瞬间，身后响起了普超和小元的哼哼声。这种发情的声音使米金德不得不回头看着他们。他看见小元像一个孩子被普超紧紧搂着，他们的嘴咬在一起。米金德突然感到脊背一阵发凉，身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他轻声地说，我什么也没看见，即使我看见了我也什么也不会说。

说完，米金德跑下楼梯。

米金德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坐到他差不多坐了十年的那张破椅子上。那张椅子在他坐下来时很不争气地摇晃起

来，还发出吱吱呀呀的声音。这种声音在寂静的办公室里显得十分嘹亮，所有的人都用奇怪的眼神看着他。只有坐在他对面的朱子良，对他的椅子声无动于衷。因为他正戴着一副老花眼镜，盯着他手上的那只从来都没响过的呼机拍打着，似乎是要从那上面拍出一条让他振奋的消息。

同事们怪异的目光把米金德的脸都看红了。米金德竭力控制住椅子的响声，但是他愈想控制椅子就响得愈厉害。这时他才发现自己的身体像装了发动机那样颤抖不已，而且连牙齿也像搁在雪地里那样格格地敲打着。米金德想今天我是怎么了？他正这么想着，一个声音从办公室的角落砸到他的头上：老米，你安静一点好不好？这个声音在米金德的身上加了一把火，使他的身子抖得更厉害。他抬头对着角落很歉意地一笑，说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我有点不舒服，但很快就会好的，给我几分钟，我就会安静下来，很快就会安静下来。米金德絮絮叨叨地，说话的声音愈来愈轻，但是他的椅子却愈来愈响，就连朱子良也被他的声音弄得心神不安。

朱子良把头从呼机上抬起来，脱下老花眼镜，眯起他的小眼睛看着米金德说，小米，你怎么抖得这么厉害？要不要到医院去看看？米金德摇摇头轻声地说，没事，待一会儿就好了。朱子良说那你站起来试试，只要你的屁股离开椅子，它就没办法响了。米金德双手撑住桌子站起来，椅子的响声消失了，但是他的身子却抖得更厉害，仿佛再这样抖下去他的身子也会发出响声似的。有人建议老朱，你还是带他到医务室去看看，你看他的脸，白得都像一张纸了。在大家的怂恿下，朱子良很勇敢地站起来，把手里的那个呼机别到腰带

上，扶着米金德走出办公室。

走出办公室，米金德找一张石凳坐下。朱子良说你怎么不走了？米金德说老朱，你都快退休的人了，我怎么好意思让你扶着我走。朱子良说这有什么？谁敢保证自己不生病？米金德说我没生病，我只是感到有点冷。朱子良说大热天的感到冷那不就是病吗？米金德说你让我坐一会儿吧，坐一会儿我就好了。朱子良说你真的没事吗？米金德说没事。朱子良伸手在米金德的额头上摸了一把说，那你先坐一会儿吧，我得弄弄我的这个呼机。

朱子良坐到米金德的旁边，把别在腰带上的那个呼机拿出来继续拍打着。米金德慢慢地平静下来，血色回到他的脸上。他说老朱，我发现了一个秘密，朱子良停止对呼机的拍打，好奇地看着米金德问，什么秘密？米金德说我不敢说，除非你向我发誓。朱子良说连克林顿都没什么秘密了，你还有什么大不了的秘密？米金德说这绝对是一个秘密，说出来可不得了。朱子良说那你说出来听听。米金德摇摇头说，我怕你会说出去。朱子良说我发誓，如果我把这个秘密说出去就让车撞死。米金德说老朱，你怎么发这样的毒誓，万一你漏嘴我可负不起责任。朱子良说怎么会让你负责任，我不说出去不就得了。米金德说你会说出去的，这个秘密除了我谁都会说出去。朱子良说小米，你就那么不相信我？米金德说老朱，我不说给你听是为了你好，有时候知道得越多人越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朱子良举起手里的呼机说，小米，如果你不相信我，那我先说一个秘密给你听。听完我的秘密，你再把你的秘密告诉我。米金德说你的什么秘密都不会超过我的

这个秘密，朱子良笑了一下说，那不一定，知道这几天我为什么不停地摆弄这个呼机吗？米金德说不知道。朱子良说我跟一个女人好上了，她答应这几天呼我，直到现在她都还没呼我，所以我一直担心是不是我的呼机出了毛病？米金德的眼珠子被朱子良的这个秘密撑得快要爆裂了，他惊讶地看着朱子良，看了好久才憋出一句话来，老朱，你有外遇了？朱子良点了点头。米金德说老朱，你怎么就有外遇了？朱子良说我怎么就不能有外遇了？

这时朱子良手里的呼机突然狂声大作。他看一眼呼机，飞快地从石凳上跳起来喊道，小米，是她的传呼，她呼我了。米金德看见朱子良满嘴巴的笑，他笑着跑进办公室去复机。他一边跑手里的呼机还一边响。

米金德在冰凉的石凳上坐了一会儿，发现自己的身子已不再发抖。这时他感到肚子里憋着的那个秘密像火一样烧起来，他想我得找个人说说。他抬头看看办公室的门口，朱子良进去之后就没再出来，四周一个人也没有。朱子良从石凳上站起来走进车棚，推着自行车出了院门。一出院门，他就像踩什么仇人那样拼命地踩着他那辆破烂不堪的自行车上了马路，车子在他的脚下飞了起来，他的额头上很快出了一层汗珠。但是他一心只想找个人说说，根本顾不上抹一下额头上的汗。他的车子从一辆又一辆自行车旁边飞过，穿过东城区，绕过朝阳门，来到一座大厦前，一口气跑上三楼，冲到一个办公室门前，对着里面叫了一声：赵然。

办公室里的人全都抬起头，他们看见米金德的衬衣已经湿透，头发上挂着豆子一样大的晶莹剔透的汗珠。他的脖子

梗着，胸腔起伏着，嘴巴开合着，像是离开水的鱼，想说什么但又卡在脖子里说不出来。赵然紧张地跑到门边说，出什么事了？米金德把赵然拉到走廊上，伸了伸脖子很神秘地说，我看见了，我全都看见了。赵然说你看见什么了？米金德说我看见普超了。赵然说普超？不就是你们单位的那个头吗？米金德点点头。赵然说你不是天天都看见他吗？米金德说我不是看见他，我是看见他有小蜜了。赵然说你跑得气都喘不过来了，就是为了跟我说这个？米金德说我再不说出来，肚子就要爆炸了。赵然说我还以为出了什么大事，你真是无聊透顶。米金德说关键是他们就在办公室里，就当着我的面亲嘴。赵然说他就不怕你说出去？米金德说所以我就跑过来跟你说了。赵然说跟我说有什么用？你要跟你们单位的人说。米金德说我差一点就说了，如果朱子良的呼机不响，我就说出来了。后来我一想当时幸好没说，要不然他会怪罪我的，那我在单位就没法混下去了。赵然说那你还说它干吗？你就只当没看见，这年头男人有个把小蜜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米金德说你也这么认为？赵然说难道不是吗？米金德说可是有很多男人都没有。赵然笑笑，说那都是一些像你一样没有本事的男人。米金德说原来你也这么认为，我怎么一点也不知道？赵然说我是开玩笑呢。你真是无聊，没事就早点回家，路上小心。

赵然说着转身走向办公室。米金德尾随她走了几步，说也许他就知道我不敢说，才敢当着我的面跟他的的小蜜亲嘴。赵然说算你还有自知之明，你以为这是什么伟大光荣的事情吗？他就是看不起你，谅你不敢说他，根本没把你当回事。米金

德恨铁不成钢地在自己的脸上扇了一巴掌，说他妈个巴子的，不就有个小蜜吗，怎么就那么看不起人。

不知道是不是炎热的天气作怪，反正自从米金德看见普超的那一幕之后，他就一直躁动不安，觉得普超在欺负他，心理一直都不平衡。他突然想去见一个人，但是他的手头没多少钱。他的生活一直都是赵然安排的，所以他根本不知道赵然把钱放在什么地方。赵然还没下班，米金德开始在家里翻箱倒柜找钱。他打开赵然专用的那个柜子，里面除了化妆品没有他要找的东西。他拉开衣柜，把赵然那些挂着的衣服的口袋全掏了一遍，还是没找着他要找的东西。他想她会把那东西藏在哪儿？他的目光落在书柜上，心里掠过一丝窃喜。他打开书柜，翻开赵然经常看的那些书，翻一本丢一本，很快沙发和地板上堆满了他翻过的零乱的书藉。

下班后的赵然突然推门进来，米金德被推门声吓了一跳。他下意识地缩缩脖子。赵然的目光落在米金德的脸上。米金德感到她已经把自己看穿了。米金德说你存折放在哪儿？赵然说你找存折干吗？米金德说我的一个同学病了，我去看看。赵然说你别把书弄乱了，钱怎么会放在书柜里。赵然换了鞋走进卧室，从里面拿出一本存折递给米金德，说家里没钱，你自己拿存折去取吧。米金德接过存折，说那我走了。赵然说你走吧。米金德走出家门，赵然把那些散落的书一本一本地放回书柜。

米金德肩膀上扛着一大盒酸奶急匆匆地在楼梯上爬着。他爬到六楼的一扇门前，把酸奶从肩膀上放下来喘了几口粗气，伸手在门铃上按了一下。铁门咋哒一声，一位正在往横

里长的中年妇女把门打开，好奇地看着米金德，说你找谁啊？米金德说王微，你不认识我了？王微张大嘴巴，说原来是金德，我们差不多十年不见面了，我都不记得你长什么模样了。王微的身子从门框里让开，说快进来吧，金德。米金德抱起那盒酸奶走进去。王微说来就来了，还买什么东西，你太客气了。米金德说这是你最爱喝的酸奶，我记得你最爱喝酸奶了，一天能喝好几瓶。王微咧嘴一笑，说你还记得我喜欢喝酸奶，真是的。我什么也不记得了。

王微兴奋地搓着双手，不停地跺脚，不知道如何是好。她说金德，怎么突然想起来看我了？米金德说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就来了。王微说你来得正好，我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米金德撕开那盒酸奶，把一根吸管狠狠地戳进塑料奶瓶递给王微，说喝吧，我最喜欢看你喝酸奶了。王微接过酸奶喝了起来，只一会工夫就把那瓶酸奶喝光。米金德接过那个空瓶又用吸管戳破一瓶新的递给王微。王微接过酸奶歉意地一笑，说我真能喝，都这么大了，还像个孩子喜欢喝酸奶。哎，金德，你的记性真好，好多同学都不记得我爱喝酸奶了，你还记得。

米金德嘿嘿地笑了一下，说我一直都惦记着你，听说你离了？王微说早离了。米金德说听说是因为他不能让你怀孩子？王微把吸管从嘴里拉出来，说谁跟你说的？米金德说同学们都这么说。王微坐到沙发上拼命地喝着酸奶。喝到最后空瓶里发出嚅嚅的声音。米金德说要不要再来一瓶？王微把空瓶丢到茶几上，说同学们都知道了吗？他们是不是在笑话我？米金德说没有人笑话你，大家都很同情你。王微说我过

得很好，不需要他们同情。米金德坐到王微的对面，拿起那个王微丢在茶几上的空瓶子捏来捏去，说我老婆一直不想生孩子，我让她打了三次胎。每打一次胎她就骂我是一头公牛。王微撇一下嘴角，说算了吧，金德，你也能算是一头公牛？公牛我见多了，如果你是一头公牛，那也是骗过了。米金德说王微你别把人看扁了，你怎么知道我是骗过的？王微突然大笑起来，手在空中不停地打着，说金德，你真幽默。米金德看着王微嘿嘿地傻笑。笑了一会儿，米金德说我的顶头上司跟我一个女同事好上了，有一天我在那个女同事的胸口比画了一下，他就拿我去饱饱地训了一顿，而且还当着我的面跟那个女的亲嘴。王微说你们的领导怎么这么坏？米金德说你问他这是不是欺负人？王微说当然是欺负人啦。米金德说那你说我该怎么办？王微说如果我是你，我就去把那个女的夺过来。米金德摇摇头说，你把我当什么人了？王微说不是那样的人，那你为什么要在她的胸口比画？米金德说平时我们喜欢开玩笑，她还摸过我的头呢。她能摸我的头，我为什么就不能那么比画一下？王微哈哈地大笑，说既然是开玩笑，你还在那么认真？米金德说关键是她把我给卖了，她跟领导说我摸了她的胸口，王微说你摸了没有？米金德说绝对没有，我可以对天发誓。王微说那你就找个机会真摸她一下，这样你的心理就平衡了。米金德说他们都已经好上了，我怎么还敢摸她？王微说那你认了呗。米金德说我可真冤啊。

他们正聊着，屋角的电话响了。王微走过去接了一个电话，然后走回来站在米金德的面前，说哎，金德，你看看，我是不是胖了？米金德说这样不是更有弹性吗？王微把手举过

头顶，在米金德的面前转了一圈，说别开玩笑，你说我是不是胖得很难看？米金德偏着头看了一会儿王微，说你的衣服很宽松，我看不出来。王微转身朝卧室噔噔噔地走去，说我买了好多高档服装，现在都窄了，你帮我看看。

米金德的目光跟着王微走进卧室。王微没有掩门，当着米金德把那个宽松的衣服脱下来，光着身子在衣柜里找时装。米金德的眼睛被王微白晃晃的身体一下照亮，就连卧室也亮堂起来。米金德扑到门边望着卧室，嘴巴不停地做着吞咽状，像是很饥饿的样子。王微拿起一条裙子，挡在自己的胸前，转过身对米金德说，这件怎么样？米金德手扶门框把头伸进卧室。王微说你进来看吧，别站在那里像一头长颈鹿似的。米金德缩了缩脖子走进卧室，站在王微的面前看着那条裙子说，不怎么的。王微把裙子拿开，挂到衣柜里，又弯腰在里面找着。这里米金德的眼珠子快要跳出了眼眶，他睁大眼睛在王微的身上扫来扫去，说我怎么也想不通，这么好的身体，怎么会怀不上孩子？王微从衣柜里又拿出一条裙子，在胸前比画着说，这条呢？这条裙子怎么样？米金德答非所问，说这么好的身子怀不上孩子，问题一定出在男人身上。王微说讨厌，到底怎么样？这条裙子。米金德说挺好的。王微把裙子套到身上，在穿衣镜前转了两圈，自己觉得也挺满意，就从卧室走了出去。

米金德跟着她走出来，说王微，我们能不能聊聊？王微说我们不是正在聊吗？米金德说他们都有小蜜，就连差不多退休的朱子良都有小蜜。我老婆说现在的男人有一个小蜜算不了什么，她说只有像我这样没本事的男人才没有小蜜。王

微说如果我是你，就找一个给他们看看。米金德说我也是这么想的，人家有，我为什么不能有？王微说那你找一个呗。米金德用手从身后搂住王微，说你在没有试装之前，我一直不知道找谁。但是刚才你一试装，我就下定决心要找你。王微被米金德的这个举动逗得大笑。她把米金德的手拿开，说别说笑话了。米金德被王微拒绝之后，脸像涂了红墨水突然全红了，就连脖子也没有白的地方。他支支吾吾地说我不是说笑话，我是真的，你不知道我说出这句话来费了多大的力气。王微说这也太快了吧。

王微坐在沙发上，米金德低头坐到王微的对面一声不吭。王微说生气了？米金德说王微，你是不是觉得我特别可笑？我这样做，你会不会看不起我？王微说我们已经十年不见面了，我只是感到有些突然。米金德说你不会笑话我吧？王微说怎么会呢？哎金德，你能帮我办件事吗？米金德说什么事？王微说你能不能帮我妈找一份工作？米金德略略有些惊讶，说你妈还没退休吗？王微说退了，但是她不服老，认为她还能工作。米金德说她是干什么的？王微说她干了几十年的校对，她一看见错别字就想工作。米金德说这得找找出版社或报刊社，看看他们需不需要校对人员。王微说我一个单身女人，求别人不太方便，我怕他们误会。米金德说你要是去求他们，他们肯定会有想法，你就别去求他们了。王微对着米金德抛了一个媚眼，说那这事就拜托你了。米金德说我帮你试试。

米金德拿着王微母亲的简历和照片跑了几个单位，找了一大串朋友都没有为她老人家找到一份工作。米金德感到很失败，没脸去见王微。他坐在办公室里拿着一沓别人散发给

他的名片无聊地翻阅着，想我真没本事，这么一点鸡毛蒜皮的事都办不成，王微一定不理我了。但是像是有什么感应似的，米金德的呼机突然响了起来。他低头一看，竟然是王微的传呼。他拿起话筒给王微回了一个电话。他说王微，真对不起，我没给你妈找到工作。王微说我呼你不是这个意思。米金德说那是什么意思？王微说今晚我想去做美容，你能不能陪陪我？米金德说就是打着灯笼也找不到这么好的事情。王微在电话的那头格格地笑起来。

王微和米金德打一辆的来到一家美容院。王微躺在床上让一位小姐给她按摩脸部，米金德坐在一旁陪王微说话。米金德说我没把你的事情办好。王微说我还以为你混得不错，没想到这么一点小事就把你难住了。米金德说现在到处都在裁员，要找个工作没那么容易。王微说是吗？那我怎么打一个电话就找到了。米金德说你帮你妈找到工作了？王微说你不给我打电话，我就知道你没戏了。米金德尴尬地笑笑，说你真有本事。王微说其实我是随便跟你说说，不是非要你找到工作不可，我又没怪你，干吗不来找我？米金德说我一直想帮你，没想到让你见笑了。王微说你真想帮我吗？米金德说希望你再给我一个机会。王微说那现在我就把机会给你，你到总台去把我今年的美容费交了。

米金德说了一句好的，从凳子上站起来走出去。他来到总台打听，王微全年的美容费是3000多元。好在今天他带了一些钱，要不然就没面子了。他掏钱的时候，手在口袋里犹豫了一下，但是他还是咬咬牙把钱掏了出来。收银员接过钱，递给他一张发票。他拿着那张发票看了老半天，心口痛了好

久。痛过之后，他把发票揣进怀里，还用手按了按。他想只要交了这 3000 元，想办的事估计也差不多了。

王微做完美容，米金德打的送她回家。的士停在楼下，王微从车里钻出来，米金德也跟着钻出来。王微说你钻出来干吗？米金德说我想上去坐坐。王微说太晚了，改日吧。米金德说你就这样把我打发了？王微在米金德的脸上飞快地亲了一口，说乖，听话。米金德用手捂住王微亲过的地方，呆呆地站在那里，心里涌起一阵说不出的狂喜。王微转身跑进楼门，快步朝楼上走去。米金德听着王微的脚步声一层一层地上去，直到他再也听不到脚步声，直到他看见王微的灯亮了，才恋恋不舍地离开。他带着一种狂喜的心情来到马路上，走着走着，他禁不住飞奔起来。

米金德拍拍办公桌，朱子良把头从呼机上抬起来。米金德压低嗓门，很神秘地说老朱，你今晚有没有空？朱子良说你要干什么？米金德说我请你吃饭。朱子良先是惊讶，紧接着就笑，他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他说金德，你中奖了？米金德得意地摇摇头。朱子良说我跟你共事十几年，这还是头一次听到你说请客。朱子良说这话时声调有些高，办公室的同事都扭头看着他们。米金德对着朱子良做了一个鬼脸，在稿纸上写了一行字，举起来让朱子良看。朱子良看见米金德的手里举着十一个字：我想让你见见我的女朋友。朱子良也写了一行字举起来：什么时候有的？上床了吗？米金德看了一眼朱子良手里的字，在稿纸写道：刚交上的，上了。他把这行字举起来递到朱子良的面前。朱子良看了一眼，向米金德竖起大拇指。米金德那张纸久久地举着，让朱子良看了它

几遍，生怕他没记住。

除了朱子良，米金德还喊了另外几个同事。他们跟着米金德浩浩荡荡地来到饭店的包厢。王微还没到，同事们似乎要狠狠地宰一次米金德，纷纷抢着点菜。他们点了一些野味，最后大家还一致同意点一只龙虾。他们点菜的时候根本不征求米金德的意见，好像请客的不是米金德而是他们。他们每点一样菜，米金德的心里就抽搐一下，心里一抽搐脸部也跟着抽搐，搞得他脸部的肌肉一跳一跳的。等大家点完菜，米金德的脸都已经跳得不像脸了，惨白而且扭曲。等待上菜的时间，大家开始调戏米金德。他们说金德，一个晚上能来几次？米金德嘿嘿地傻笑着，那绝对是一种一个晚上能来四五次的表情。有人偏要米金德说出确切的数字，不停地追问米金德到底多少次？米金德仍是笑而不答，弄得同事们羡慕不已。他们不停地感叹金德：想不到你这么厉害！米金德的脸上挂满了幸福。他的表情跟那些不断端上来的野味和龙虾交织在一起，他们经不住这种气氛的诱惑，还没等王微出现就开吃。

包厢的门推开，王微提着一个小包，穿着一套深色的裙子站在门口。米金德站起来，对着王微点头说来了。所有正埋头吃着的人们全都抬起头，用怪异的目光看着王微。有人指指米金德身边的那个空位。王微走到米金德身边坐下朝诸位点点头。朱子良说小王，金德都跟我说了，我真羡慕你们啊。王微有些莫名其妙，说你羡慕我们什么？我们不过是同学，有什么好羡慕的？有人说恐怕不只是同学吧？王微对米金德说你是不是跟他们吹牛了，我们不是同学又是什么？全

桌人哄堂大笑，而且笑得十分暧昧。王微避开他们色迷迷的目光，看着餐桌上的那些菜，原本想笑的脸色沉了下去。她气呼呼地站起来，说你们笑什么？这有什么好笑的？说完她提着小包一摇一摆地走出去。同事们都看着王微宽大的臀部浪笑，朱子良沿用他的老习惯，指了指王微的臀部竖起大拇指向米金德表示崇高的敬意。米金德发觉王微生气了，惶惶不安地站起来对着王微走出的背影说哎，你怎么走了？王微没有回头只留给大家一个生气的背影。

王微出了饭店大门，拦住一辆的士钻进去。米金德追到的士门前，说王微，今晚这宴席是为你摆的，你怎么走了？王微说上车说话吧。米金德钻进的士。王微叫司机把车开走。米金德说你怎么连我一起拉走了？他们还等着我回去喝酒呢。王微发出一声冷笑，说你挺阔气的，点了那么多野味，竟然还点了龙虾。米金德说都是他们点的。王微说他们点的就让他们买单，你跟我回去。米金德说这怎么行，说好了我请客。王微说知道这一桌要花多少钱吗？米金德说不知道。王微说至少 3000 多。你就那么有钱？米金德说我也想不到他们点得那么狠。但是我这样跑了，他们会怎么说我？我还怎么做人？王微说别管那么多，先逃过这 3000 再说。米金德沉默了一会儿，说师傅停停车，我要下去。车速明显减慢，王微瞪了一眼司机，说别听他的，别停。车子往前一蹿又快了起来。米金德说王微，你这不是断了我的前途吗？我求你让我下去，3000 就 3000，我认了。王微对司机说停停停。司机把车停在马路边，王微说你滚蛋吧，今后不要再来找我。米金德打开车门，看见王微动真格的就没敢下去。他犹豫一会儿，把车门重重

再碰回来。

米金德跟着王微回到家，仿佛还惊魂未定。王微给米金德倒一杯茶，说你先压压惊，我得运动运动。米金德坐在沙发上喝茶，王微穿一套健美服跟着电视里的一位健美老师跳减肥操。米金德看见那套健美服深深地勒进王微的肉里，凡是健美服没勒着的地方，白嫩的肥肉一个劲地往外冒。王微每跳一下，她那些多余的肉就像硅胶一样在皮肤里滑动，特别是胸部，别提有多调皮了，就像两只小兔子在她的身上奔跑。米金德看得一愣一愣地，把杯子的热茶全部泼洒在自己的裤子上。但是好景不长，他的呼机突然响了起来，那是饭店里的那帮同事呼的。米金德站起来想复机，正在跳着的王微用手势制止他。米金德不得不又坐下。他刚一坐下，呼机又响了起来，一声接着一声，似乎是不把他的呼机弄爆炸了誓不罢休。米金德被呼机搞得坐立不安，一会儿站一会儿坐。王微说你能不能把它关了。米金德说我想给他们复个机解释解释。王微气呼呼地走过来，夺过米金德的呼机把它关掉。米金德的目光在王微正冒着热气的鼓囊囊的胸部游荡了一会儿，一头扑进王微的怀里。他感到自己就像王微身上的热气快要被蒸发了，他只想在蒸发之前像抓救命稻草那样在王微的身上抓着。

王微被米金德抓痛了，只让米金德在自己的怀里焐了几秒钟就把他推开。米金德硬着头皮还想往王微的怀里撞。王微双手护住自己的胸口，说你有钱也不能这样花，3000块钱请他们吃一顿值得吗？如果你想花钱，还不如给我这套房子重新装修装修。米金德在房子里走了一圈，说重新装修大约

要花多少钱？王微举起一个巴掌，说不多，5万。米金德说这房子不是挺好的吗？装修它干吗？王微说你难道不想住得舒服一点吗？米金德的心里被王微的这句话撩拨得痒痒的，他说让我试试吧。

这个晚上，米金德睁着眼睛躺在赵然的身边翻来覆去。他想我原本只是想试试能不能像普超那样，能不能像老朱那样，眼看我就要像他们那样了，只差一步我就像他们那样了，但是没想到王微会跟我来这一手，5万元，我去哪里找5万元？原来干这种事情没相当经济基础还不行。但是老朱他会有5万吗？老朱怎么会舍得花5万元？只能说老朱的运气比我好，他一定是找到了一个物美价廉的。可是王微她怎么连一点感情都不讲？她就那么值钱吗？值得我去为她花那么多钱吗？米金德，你就算了吧，你就赶快收手吧。这么漫无边际地想着，米金德叹了一口气。

赵然说你唉声叹气是不是哪儿不舒服？米金德说没什么我只是想想事情。赵然翻了一个身，说有件事我差点忘记告诉你了。米金德说什么事？赵然说你的一个同事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说你在外面有女人了。米金德警觉地坐起来，说是谁说的？赵然说你紧张什么，我根本就没信他，说别的还像人话，说你在外面有女人，凭什么？那不是作践你吗？米金德说我的那些同事都很坏，他们惟恐天下不乱，经常故意作弄人。他们想叫我请客，我没请他们，他们就故意打电话给你。米金德不停地解释。赵然根本就没听，她在米金德的说话声中睡去了。米金德松了一口气，想难道我连让赵然怀疑的条件都不具备吗？难道我真的在外面就找不到个把女人吗？

一股苍凉浮上米金德的心头，他突然明白原来自己是这么不重要。

第二天早晨，米金德早早地来到办公室，把地板扫了把开水打了把所有同事的办公桌全部抹干净了，同事们才陆续到来。每一个人进来的时候，米金德都朝他们点点头，但是他们都故意不看米金德，不跟他打招呼，就连头也不跟他点。他们好像商量好了似的，全部挂着一副看不起他的表情。米金德知道这是昨晚没去买单带来的恶果。

如此沉默了几天，同事们渐渐地把请客的事淡忘了。米金德一直没敢跟王微联系，但是王微还一直装在他的脑海里。一天中午临下班的时候，无聊的米金德拿着一盒别针玩弄着，由于米金德心不在焉，那盒别针掉到了办公桌下，别针散落一地。米金德蹲下去慢慢地捡那些别针。刚好这时下班的铃声响了，同事们纷纷走出去，办公室里只剩下朱子良和小元。朱子良把头从呼机上抬起来，扫了一眼办公室，没有看见蹲在办公桌下捡别针的米金德，只看见跟他背对背的正在关电脑的小元。朱子良就说怎么都走了？小元说下班了。朱子良说我怎么没听到铃声？小元笑了一下，说那是因为你对工作太投入了。朱子良把椅子转过去面对小元，说小元，交男朋友了吗？小元说干吗问这个？朱子良说别浪费时间了，我要是你就赶快交朋友，要不然老了后悔莫及。小元谦逊地笑笑，说我才不急呢。朱子良不解地摇摇头，说你会后悔的。小元说我才不后悔呢。朱子良的身子往小元的身体略微倾斜，你知道吗，就连米金德都有情妇了，你怎么还不找男朋友？小元突然大笑起来，说你说什么？米金德有情妇了？你是不是

搞错了？像米金德那样的男人也会有女人喜欢？朱子良说有，我见过那个女人，长得挺丰满的。小元说那女人不是白痴就是神经病。

小元嘻嘻哈哈地走出办公室，朱子良跟着她走出去。办公室的门被他们关上。一直憋在桌下的米金德满腔怒火地站起来，他的头咚的一声撞到办公桌上，瞬息起了一个小包。他摸着头上的小包生了一会闷气，然后抓起话筒给王微打了一个电话。他说王微，我要见你。

米金德请了半天事假，专门在家找赵然收藏起来的定期存折。他把家翻了个底朝天，最后在一个瓷瓶里找到了它们。他把存折拿出来数数，一共三张。三张存折加起来也还是一个可怜的数字，米金德的心突然软了。他从三张中抽出一张放进自己衣兜，其余的两张放回原处。

王微也请了事假在家等米金德。她在等待的过程中对自己进行了一番精心的打扮，还涂了口红，吹了发型。做完这一切，米金德还没出现，她开始有些企盼了。当米金德怀揣着那张存折出现在她面前时，她显得空前绝后的兴奋。她双手抓住米金德的膀子，在米金德脸上亲了一口，说钱带来了吗？米金德惭愧地从衣兜里掏出一张存折递给王微，说我就这么一点，离你的要求还很远，但我实在是找不出更多的钱了。王微接过存折扫了一眼，说一万元，这么点钱你也拿得出手？我就那么便宜？米金德尴尬地笑着，不停地用手抓着自己的头皮，好像能从头皮上抓出钱来。王微拿着那张存折挥舞着，说金德，你也太没本事了，这么多年，就混了这么一点钱？你连五万都拿不出，我真是把你想得也太有能耐了。米

金德的脸被王微说得一点一点地热，最后变得热辣辣地。米金德说除了工资，我没有别的收入，在钱这方面我一直都不太行。王微说既然没有钱，还想入非非干什么？好好地陪老婆不就得了。我还以为凡是想入非非的人手里头都有花不完的钱呢。米金德说我一直没敢来见你，就是因为离你的要求还差得太远。我想这点钱肯定不能解决什么问题，但是它是我的一点心意。你不能因为这么一点钱把自己卖了，我也不能因为这么一点钱就指望你能成为我的什么人。你刚才这么一说，我就不敢再想入非非了。我只是想，如果你方便的话，每天路过我们办公室的时候，弯进去跟我说说话，打一声招呼，让他们都知道你是我的朋友。在不损害你形象的情况下，你是不是故意做得亲热一点？让他们都知道我米金德也还是有人关心的，甚至于是有人爱的。王微说你就这么一点要求吗？米金德说就这么一点要求，如果你嫌烦的话那就给我打打电话，打打电话我就知足了。王微伸手像孩子那样在米金德的头上摸了一把，眼睛里噙满泪花。她说金德，我想不到你这么可怜。我真想不到……王微把存折还给米金德。米金德执意不收。王微说我不缺这一万元，你拿回去吧。米金德说你要装修房子，这是我的一点心意，真的它是我的一点心意，不带任何不健康的想法。你不收下就是看不起我。王微把存折收回去，说那我就先替你保管着，金德，其实我不是贪你的钱，我误解你了，我以为你也像别的男人那样，手里头有花不完的闲钱。米金德笑笑，说面包会有的。王微在米金德的脸上亲了一口，说金德，原来你还懂幽默。

这之后，米金德再也没来找王微。王微也没给米金德打

电话。米金德每天都坐在办公室里写材料，填各种各样填也填不完的表格。半年过去了，他想也许这一辈子我也不会找王微了。一天上午，米金德正在埋头填表，办公室的门突然推开。有人说道：米金德，找你的。米金德抬起头，看见王微怀抱着一束玫瑰，笑眯眯地从门口一步一步地向自己靠近。米金德在同事们五彩缤纷的目光中站起来，他被那个笑容和那一大束鲜红的玫瑰迷醉了。那个笑容和那束鲜花在他的眼里渐渐地模糊，他的身子摇晃起来，激动得想晕过去。但是他用手撑住桌子，告诉自己一定坚持住。王微走到他面前，把鲜花放到他的桌上，看见他闭着眼睛，说你怎么了？金德。米金德说没什么，王微，我只是有点头晕。王微伸手摸摸他的额头。米金德坐到椅子上，说谢谢你来看我。王微的脸上堆满笑容。她把笑容近距离地呈现在米金德的面前。米金德想从来没有人这么对我笑过，从来没有。

王微跟米金德说了一会儿话，摆摆手走出办公室。她走出去的时候，办公室里响起了一阵兴奋的嘘嘘声，就像足球场上踢进球时的那种嘘嘘声。这声音给了米金德莫大的安慰。

冬天就要开始了。在这个季节更替的星期天，赵然呆在家里清洗衣物。米金德站在阳台上淋花。赵然是个细心的人，她在把每一件有口袋的衣物丢进洗衣机之前，都要搜一搜口袋。当她搜查米金德的一条西裤时，从里面搜出了一张发票。她拿着那张发票看了看，发现是一张美容发票，上面写着王微的名字。赵然把米金德的西裤摔到地板上，对着阳台喊：米金德，这是什么？

米金德听到喊声，丢下洒水壶从阳台跑到客厅。赵然拿

着那张发票在他的面前晃了晃，说米金德，原来你在外面真养女人了。米金德看着那发票吓得全身像筛糠一样。他说这是一个误会，我没有养什么女人。赵然说那这个王微是什么人？米金德说她是我的同学。我们只是一般的朋友。赵然说一般朋友怎么会帮她交美容费？米金德说当时她没带钱，我先帮她垫上。赵然说那这钱她还了没有？米金德说还没有。赵然说你把我给你的存折让我看看。米金德把手伸进衣兜捏着那本存折，犹豫着没敢拿出来。赵然一跺脚说，你拿出来让我看看。米金德拿出存折递给赵然。赵然打开存折一看，脸上立即黑了。她把存折砸在米金德的头上，说你这个骗子，几千块全花光了，你还说没养女人。米金德低头不语。赵然对他大声喊道：离婚，我要离婚。米金德说赵然，尽管我花了一些钱，但是我还是爱你的。我求你别离。赵然说爱我干吗还在外面养小？米金德说我跟她只是朋友关系，我们没有做出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我是爱你的。赵然说谁还相信你的鬼话。这么多年来，我没有甩你是以为你诚实，以为你没什么本事，不会有什么非分之想。哪知道你这么一个蒙头蒙脑的人，竟然还背着我干这种事。现在你连诚实都没有了，我还爱你什么？米金德说你知道我没本事，干吗还怀疑我？赵然说铁证如山，我还能不怀疑吗？米金德说但是我真的没跟她干什么，我从来就没想到过要和你离婚。你在瓷瓶里收的三张定期存折，我只拿走了一张。我要是不爱你的话，我怎么会才拿走一张？赵然走向电视柜，拿起那个装存折的瓷瓶砸在地板上，瓷瓶破烂了，两张定期存折飘出来。赵然抓起存折，说你竟然连定期都拿去给她了，你这个千刀万剐的。米

金德看着那些破碎的尖利的瓷片，心里掠过一阵快意。他想着我也许要跪到那上面，才能对得起我的过错。他的双腿一软跪到瓷片上。赵然哭着冲进卧室，嘭的一声关上门。

赵然在卧室里哭了一场，哭够了哭累了哭得要上卫生间了才从里面出来。她看见米金德还跪在瓷片上，他的膝盖被瓷片戳破有殷红的血渗透裤子流到地板上。赵然说活该。说完活该，她又说这是何苦呢？反正要离，你跪多久都没有用。你还不如把王微的照片拿给我看看，我倒要看看她长得怎么样？疼痛难挨的米金德顺着这个台阶从瓷片上艰难地站起来，身子晃了一下。赵然看见他的膝头全红了。

米金德站了一会儿，一摇一晃地走到书柜前拿出一本相册，然后又一摇一晃地走到赵然的身边。他翻开相册指指里面的一个人说这是王微，我们只是朋友，我们什么都没干。赵然看看相片上的王微，说米金德，这么多年来我对你好不好？米金德说好。赵然说我长得比不比王微漂亮？米金德说你比她漂亮。赵然把相册高高地举起来狠狠地掷到地板上，提高嗓门说那你干吗还要找她？你干吗不找一个比你老婆强的？你看看她长什么样子？你这不是寒碜你老婆吗？米金德哀求道，我只想学学普超，学学朱子良，但是我只学了一点皮毛。除了接吻，我和她什么也没干，我可以对天发誓。赵然说这就够了。你发多少誓都没用了。我们离吧。米金德说如果这样就离了，我真是冤枉啊。

赵然和米金德真的就离了。离婚那天，米金德的嘴里不停地喊着冤枉。

离婚之后的若干天，米金德在办公室的走廊上碰上普超。

普超拍拍他的肩膀用赞赏的口吻说米金德，不错。米金德发出一声苦笑，想他是说我的工作不错呢或是说其他方面不错？普超拍完米金德的肩膀就往前走。米金德追了几步，说主任，我想问一个问题。普超停下来，说什么问题？米金德说难道你就不怕你夫人发现吗？普超说怎么会被发现？有本事玩就有本事不让她发现。米金德百思不得其解。普超得意地笑笑，继续往前走。米金德站在长长的走廊上想我还真是一个没有本事的人，我和王微什么也没干，就把家庭给破坏了。人家干了那么多，家庭还是好好的。我真是一个没有本事的人。

一个周末的下午，王微打电话给米金德说我的房子装修好了，你过来看看吧。米金德颇感意外，但他还是骑着他那辆破烂的自行车以最快的速度来到王微的楼下，然后一口气冲进王微家。他看见王微一丝不挂地站在客厅里在等待他的到来，他的目光顿时呆了，胆都被吓破了。王微张开双臂拥抱米金德。米金德的身体像放在冰箱里那样抖动起来。王微抚摸米金德，为他宽衣解带。米金德喘着气用颤抖的声音说，现在就来吗？王微说你等的不就是这一天吗？米金德在王微的鼓励下稍微定了定神。两人紧紧拥抱着一起滚到崭新的木地板上。但是米金德怎么也想不到，当他期待的这一刻来临的时候，自己竟然不行了。王微一次又一次地鼓励他，他还是不行。最后弄得王微很恼火，她踹了米金德一脚，说你滚蛋吧。米金德说给我一点时间，给我一点心理准备，我会行的。王微说你想入非非的，我还以为你很厉害，没想到原来你不行。你滚吧。你连这个都不行，还想找什么小蜜。真是的。

米金德无地自容地站起来穿好衣服。王微为他打开门。这

一刻他才发现其实王微正如赵然说的那样长得很丑。米金德想连这么一个丑女人都看不起我，我还有什么想头。他缩了缩脖子，打了一个冷战，看着王微新装修的房子说，你这房子装修得真漂亮。王微说别废话了，你走吧。米金德说真对不起，我也想不到我的身体会是这样。米金德说着走出王微拉开的门。他的脚后跟刚离开，那扇门就响亮地撞过来。米金德无力地靠在铁门上，用手拍拍自己的下身，说老弟，你怎么就这么不争气呢？